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四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王氏復墓碑陰記

王氏居吳郡最久且顯儒統文業宦績醫功大之於孝
忠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盛矣哉其盍簪
坊之居第桃花塢之塋冢皆即宋代之遺也頃承事惟
顯人得復其先丘之中失者知者為之喜而中丞劉公

大書之石矣然主在復地故所敘不及其餘因復請為
詳列其陰云所謂大墳者其封五七奉議仲舉與配方
著作蘋先妻蔡十八儒林府君大中與配陳也北墳之
封四十一府君蘊與配徐楊袁也參議墳之封二十一
參議大本與配陸也石安人墳之封一即安人乃參議
之先妻也南墳之封四十三府君大成與配趙一講書
府君楸與配葛也新墳之封二十有幾承節提幹府君
德文子雲嶠府君致以逮諸子孫若光菴府君賓某某

皆在也至如所謂二十官人墳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即二十府君大方與配方百三十府君彰八府君蘩與配吳也六孺人墳之封二六府君之淵與配郭即孺人也凡此皆舊地也其外於今又有四曰新南墳其封四曠齋府君孜與先配嚴長子鼎仲子節也曰大姑娘墳其封二曠齋之女弟與繼室谷也曰三節推墳其封一節推泰也曰三娘子墳其封一節推先配文也凡此皆新地也而悉在一山承事別購數畝其間將伺百年之歲

馬嘒瑩冢之久且蕃善守而能復若王氏者其多見乎哉宜中丞之特筆也凡所以美今而勸後者已備子無以加贅惟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焉若諸封之域址坐向殯祔歲月在圖乘銘誌藏其家

卧病頗究醫理畧說其意三首

其一言人病凡自我醫亦由我

夫人有百體養之用之不可過與不及有愆其度則病矣若守而役之咸奉自然之候安得而有疾也然使湛

溢酒醴饜飫牢羞奔騁弋獵鬪擊凶狼盜竊閭險荒耗
男女姦逆刑獄以是獲病非由我乎或以飢貧枵餒寒
暑凍喝竭力養親官府徒作公役奔迸征戰鋒鏑天為
六淫地有震溺時氣癘疫鳥獸蹄躡啄噬食嗽誤潛毒
若是病者非自作孽然其生亦出吾身故謂病悉自我
固校然矣苟將治之安用外覓尋其所來察其所證過
者損之弗及益之虛者填之實者疏之或反其愆或導
其故或用摩引或以砭熅或藉服餌要去其缺一復其本字

然而已矣斯術也猶水潤木猶火伐金動無不尅醫者得之而以奏績烏有自弗可為哉如其術則固有科格而非不學可解者斯不足深論吾獨悲夫人萃造物靈氣成而弗知守與役之之道以至為疾是何無勇也既病又尚不能自治屬之人而復且昧之又無勇也逮瘡而不可為又不能還委造物廓然偃逝至死戚戚遑遑不忍舍釋含怨挾憾而往又無勇爾三不勇并集遂奄忽為懦鬼悲夫

其二言古今世醫人各有五難

缺五十
餘字
余謂今世醫人此五者外復有五難病家貴驕

不肯敬從一也病人愚憤強謂自知不能服從二也愚
下之輩畧不能辨良庸祇馮耳聒時有劣工繆得俗譽
此下輩者必棄上匠而委時庸三也劣繆之徒信其妄
施偶中他力自執為是或亦自知非是而恃其屢中安
然發之以人嘗倖良醫洞燭而恥於自列重於構怨
或陳之而反逢怒招誚枉自憤厄四也良雖薦藥服
者他參用而復疑愈不專功敗乃分謗五也噫古有五

難而功弗完五而復五并受而望免責集績則如之何
其三言時人不知醫者

京師絕無佳醫南方醫工之絕下不用於鄉者則之京
師不幾時必盛行公卿大夫以飲其功德金帛文詞輦
填其邸甚者鳴其良于朝輒即取供奉上禁亦輒有中
得為官然實繆也人以卿相貴不敢非亦不敢問或問
之相相曰彼信庸也然而必功吾誠不知醫惟知其驗
爾即知之亦取其驗耳彼雖庸亦不害也嗚呼相任人

當如是乎哉醫極小伎不知醫又安能知士哉治其身
死生且弗慮姑任其繆治天下不任其繆奚乎

書述

檢坎草中有書述一段不記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理
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膚澤無復改變知
其至也適逮唐氏遵執家彛初焉微區爾我已乃浸闊
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槩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
少舍晉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从瀾倒風

下違宗及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崇朝敗之何暇哂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濱殘趙顛繆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痛哭矣元初數子未

定甲乙

虞夔等輩可爾樞
邨與餘人無足語

吳興獨振國手徧友歷代歸

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眩自列門閥亦為盡善小累固盡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國初

故當最勝

克昌
喬

昌喬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耶

鄴灑

詹解鳴于朝廬

熊

周砥

守于野

如滕公等尤多未
遑繁舉非棄之也

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幹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
餘彬彬甚衆夫則不暇二沈蜚耀墨林昌辰高步自任
人推皆謂絕景大君宸譽遂極袞華抑在一時誠亦然
耳學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
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牕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覩
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儂浮自遠大雅危帽
輕衫少年球鞠又如艷質明粧倩笑相對朱夏榜署紛
紜易於馳譽

孔易
仲昭

下及廷暉養正之流烟煤塞眼悉俗

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吏部蔣頗主沈雄惜乎不肯

自脫孔塲掾史手耳養正吾不知也

不知當時何以得列書苑

二陳

壁傷矜局登畧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崑山衛靖少自

出塵趣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隸擅名斯

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季相頗為青冰

左贊與長沙公

李

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

昌祺文貞

洎乎近朝所稱如黃

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

松人以沈氏遺聲留情篆墨迄今猶然荆玉一出而已

小錢大致亦可翰與東海人絕薰蕕而藝斯魯衛張公

始者尚近前規繼而愴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
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
駿者亦將婢學夫人吐哉樵爨廝養醜惡臭穢忍沈齒
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迹妄冒誤人且為贅列紫薇
郎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閣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謂
任道遜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攀詹沈蓋亦依傍若
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為近士瞻望

吳公不負書名

故非當家愛人及烏貴在起
推去俗斯亦牽筆勿訝不倫

徐劉與吳并馬刑部蕭黃

門愈顯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

徐放米劉趙吳蘇馬亦米蕭自成狀而近彥修

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嘅舍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
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羣從宋并去根源或從孫枝
翻出已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益其所發奴書之論乃
其胸懷自恚者也

太倉州新志序

慎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秋
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肇州封山濬川

禹敷土奠山川貞田賦作貢盤庚治亳周人宅洛政之
大倫也右史記其績仲尼述以縣訓又筆削魯紀城社
山川宮廟門觀臺榭廡園軍戎稅甲之間粲然矣而特
加志於人材務褒善斥惡二典者立功與言之法程也
今之從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模則善矣其或未
盡者譎其政夸其言言卑若貨券言高若鳳鷲不知慎
也故君子難之劉侯之為政與言也覽斯策志可睹矣
侯越人也名龍字允卿以進士來二年政成而為之史

都君名穆字玄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陸大
參容作太倉志陳丞仲作太倉事蹟其他散在崑山常
熟嘉定三邑書李君端初守州即屬桑郡判悅為志今
志蓋總諸策而登黜之其旨主簡核故寡失而可觀書
成都且病革不及自序故稍為詳之雖然書春秋天子
事也劉侯事功以位限不盡見見者其志嗣此有為執
之以往易之翼升曰南征吉志行也其漸曰進得位往
有功也嘻九官十亂茲其階也歟

重刻鄂州小集後序

聖人沒六經絕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還述者孰不欲襲芳貽猷傳信來葉未始匱於方策其稱者可知也左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之號遂令初學膠固耳評他若罔聞知愚嘗以為不必然諸子咸師孔氏誠理至辭達可名世也即如仕績世史所錄胡寧一士今稱輔相若蕭曹長民若龔黃之屬亦率若無復餘子夫其然乎益銓藻人品宜揭其冠冕至尚友

得師靡遺可也趙籙既南氣感文細朱呂數君子說理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先生鄂州端良郢州端規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則異矣鄂州之文誠齋攻媿當家二老固稱之朱子又稱之以至于今宋太史王忠文輩累稱而益崇噫信乎是也愚言詎非一得乎哉舉其尤者而厠諸四家亦復奚媿理致嚴實規模爾雅太史所謂與秦漢并知言哉至其政績可見又何嘗自讓龔黃諸人談者睹是宜無容易矣先生之集前後彙

刊傳泯顛末具存衆叙弘治己未其十二世孫惟善等
重刻之請允明紀事輒申狂簡焉耳今集凡五卷郢州
文十一首附焉此惟善之新志也亦善圖也歲在庚申
正月上日

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撰近時少傳允
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錄本嘗以示
沈津潤卿會吾邑大夫春陵歐陽君東之以進士來試

鷄割富民教士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以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而刻之津進曰民請任之不足煩我公乃手謄登於木工完倩述其故惟昔先王議事以制故鄭之刑書頗詒時誦至秦燔聖典專史師一切深刻漢矯其枉雖入官者儒吏並進而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辭然往往蕪萎而闕於事情至唐制四銓判專其一薦在當時藻翰敏豔有青錢學士之號史稱其八舉甲科

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宜是筆之美也宋元承襲國朝
因之試於士行於官咸有可觀中間崇篤經學或稍未
遑精選邇來文教彌振英才駿騰秉政者裁駁詳允賓
王者章藻榮發優而從事仕學交懋是書固無所與讓
而亦可以策筌蹄之勲焉惟我大夫秋月懸霄而南山
在筆然且已達達人嘉惠來學此其學道愛人之一端
行復大施以輔國家弼教造士之德意厥功不亦茂哉
輒申狂簡以為先驅而津之好義能文亦從見云

重刊王著作文集序

吳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榮至觀為十九世實惟閻孫力振先澤間取典籍之存者彙整刻之於是著作之集亦復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孫觀之十一世祖也其集自寶祐中其曾孫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墨本刊於吳學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舊復取象贊之屬附之第為八卷授允明特序其成而寶祐之序跋所以論先生之道與文者既詳矣今觀集中所載不過狀劄數篇餘

文五首與周宋二弟子所錄語耳蓋程氏之教不尚詞章固如此然宜唯是哉嘗竊求諸孔氏之書如論語中齊魯諸君之問荅即後世之狀劄也門人所述微言緒論即後世之語錄也則聖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論語不朽於兩間是集雖其言有遠近殊學者能不保守付畀期於不朽也哉先生亦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叙其旨者庶以見先生之全焉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謹序

伯時父史圖記

伯時父圖史事八端其一沛公坐文榻隆冠長裾一手
卷按榻廁一手疏其鬢意韻凝遠垂兩足以洗右一女
捧持足左執而濯並鴟蹲姿質窈窕一童佩劍立榻後
去稍遠酈生高視挺立舉兩手傲對沛公眉目鼻舌皆
豁朗頰形飄搖宛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傍瑟緩立垂
襟引鬢若歌徹而思者慎夫人卻立帝後婉孌密倚瑟
首張廷尉秉簡拜奏座側巖巖有大臣氣其三為孝元
據牀熊突而前馮媛颺其軀正面交手臨熊屹立傅氏

回身上旁斂脣感額四體展布意懇懇將趨辟者上一
手按卻攝裳一手舉向婕妤好定婕妤好意亦畧似動志者
而風神固自安確也其四唐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髯握
帶危巾麗裳風態逸甚猶在天府一從官遙捧大鑑對
值又三輩在鑑後執杖者二叉手者一皆偃僂嚴畏上
後一人抱龍文坐墊一人操鉞乃瘠於韓丞相時也其
五博陸侯夜將奪璽郎時子孟握劍而來從以六士一
士把巨燎以先二夾掖之一髯持旌前後各一人拔劍

向外前者特驍獍挺臆怒齒刃直衝人反一掌背後將承霍氏之劍儼如肆劫奪之詞而索雙鏑以舞進者郎對立凝顧右手橫劍左指撫之憫毅持甚而更謚定於大將軍之徒也後一人密擁之其六騎者寬巾大袍半俯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銜而前左腕猶揚鞭右肩垂垂一奚在馬邊肩荷之隨行人三其一髻髻負罌其一冠裳想是姪兒輩一童子被髮擊一爵以進爵有籍馬為乘者髀壓其絡俛鬣急頸不能以遽馳馬前兒四齊

開掌奔繞而闌之兩脚開者一立一踦者一曳向後一
將失下跪軟不勝者髮四垂者覆額者髡者數螺纍纍
者長衫者半長衫者褁者引縛者凡與後四從者悉大
笑而形模畧不雷同焉此山公也其七二才對坐而談
戴幘曳烏面目踈秀美髭髯兩手叉握按一膝者桓公
也褐博垂臂一手入懷臆間瀟然沈雅者王景畧也老
溫後髯參短簿偕立以侍一長面趣額一頗豐臍別一
執事人免冠加鞞捧劍植立于後一蒼頭雙鬢徒跣握

如意一背負蒲藉口眼寒苦可耐而自溫之桀拔其溢
乎容者亦無若王君之充衍也其八玄宗遣張韜光視
太真妃於私第而妃獻髮事也肢體婉轉鬢雲高蟠猶
蔚然如生垂一細縷殆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精玄
入神玩之超便欲斷然小女子跪托一盤承之面貌結
束亦復飛動韜光執挺遙立別一侍擎奩盒之屬意狀
幽惻而莊敬凡事八則係李氏澄心紙白描人長不過
今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為丈夫三十六女婦六嬰稚

四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異品喜怒悲壯談笑奉
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畧放逸委附之異務人能識之
伯時父又自疏節史文手鈔每冊之後覽者瞭然矣所
以重者伯時父之藝其一而又託以鑒古之為世勸懲
也予既獲觀因思所以解其嗜想於一矚之後故志之
云耳

宋徽宗畫猫記

畫猫一幅用箋紙今尺高二尺有六寸闊半之為猫三

一質純黃面特白立前足正視一雜斑質為瑇瑁文學
足回尾繞其腹一白者正面熟寐三軀相支依毛彩錯
互細察乃辨神狀生發若將鳴下有錦藉上方題曰宣
和殿製次行曰賜貫貫字下印曰御書之印蓋賜童璫
者為某寺僧所藏紙質多黯黟僧云繇初藏迨今三百
年師遞傳護護太密故多經梅蒸以然豈貫括花石時
行李所遺耶嗚呼其為具微矣而余感六馬固陵與璫
相得極深密賜受之頃張彥赫赫運去物革君臣意契

漠然而物蹟斯存焉以貫娛玩更以此為貫娛玩為情
篤矣而貫終以饕啗赤子酬禍於君報之反也如是當
其時厠廷列食太倉多不捕之輩相乳鬻恩與義府柔
害等類不足以禁罔竄輩帝之不察焉而牝牡驪黃之
計亦失其類矣哉故曰帝王之學也緩藝帝不知以藝
而尾其首矣然而今世學士藝工何臻是之寡哉浮圖
氏法以空為宰其守執之力乃更嚴於俗此又俗劫之
可慨於空門者邪感惻既繁因復託諸謠諷焉其詞曰

宣和殿裏多鸞龜一遣三往願驅除錦鞦綺質光煌煌
鼠曹憑社乃相乳風流君王趙八郎奎文灼燦浮瑤瑤
玉府一斑墜九土返壁不隨花石網茂苑如藍慎高護
夜夜愁防六丁取葉公之龍未躍去老僧高眠哭羣鼠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冊聚宋元名畫自徽廟而下凡若干事皆只赤方圓小
幅題詠悉舊迹陽羨陳子徵之以豐賈積歲而成焉眠
山川坐木石通語百載之上趺足酸目衡著心腑不可

除謂子幸叙列之嗚呼天地山川陰陽鬼神人倫隱顯
動植生化龍象魑魅之凝渙軒舉挺露無名之與師罔
象之與尸太鴻之與期孰得而知惟人焉而參之法象
竒偶利用出入英靈之發掠彼樞軸注我心手而圖繪
與焉無聲之造運著而圖繪作後世不傳其死也者而
造運亂昊穢之川川蒼史之○曰吾未及論陶虞星辰
山龍作明以來頂漢踵唐文生秀人之立蹟邈乎悠然
而二代君臣典刑之存有如茲冊所萃其圖繪之錚錚

矣夫其存之難其萃之難夫人喻焉居然無煩詞矣惟
諸老甲乙盱聚其精神流行兩間微之顯競與錯彩更
互師友虹發鬼護信為重於有家之文獻而吾陳子遨
遊其間始見蔑面繼見蔑心終以弃去肖貌而結融萬
有與造運者偕則茲冊之重吾陳子也庸詎供兩瞳子
夫

九歌圖記

杜君九歌圖向僑余舍手造歲四十年矣今持歸吾子

儋以詞賦不過者靈均以詞賦遇者長卿長卿視屈猶
子視父也蓋才為時低昂如此今士生盛世苟抱一藝
必庸焉至有獵極華要者尚何云遇不過哉子儋才氣
與年皆似賈生初遇漢文時一楚千里在朝夕長卿不
足云也至探幽寄野斫青光而寫騷時歷屈壇或不盡
一級余所以遺之者殆將以屈況其才司馬況其遇云

爾

畫魚記

畫雜魚繒一幅衡六尺縮三尺有半為水滿繒中作大
鯉莖三尺昂首振鬣尾撥刺掉而未申遠觀巍然蓋以
主羣鱗也餘魚散處四旁鯽三金鰈各二鯉鱖各一
鮎五鯊九餘悉鮪而別其狀體員而銳喙如鯽之數體
如鮎差巨而有赤文數亦如之首體特豐困蠢而色穢
雜者一體極細鱗鬣未具而微紅者十有五直者橫者
順者倒者躍而疾者伏定者大者贏尺小至於寸分鱗
之類如是而不覺其多焉螭蚌蝦各一介類止是而不

知其為少焉芟葉革葉淹沍溶漾甚有真意其隅識曰
直仁智殿安成劉節寫知節為官司人未知何朝意宣
英間也外大父陳公持視允明竊觀乎鱗之大有脊千
里鬣千仞以逮乎尋丈尺只頽洞決滯之間升沈怪幻
厥為雄標竒觀超茲圖者闊矣而未有貴者焉曾不如
毫棲墨寄乃得文章以傳非繆乎哉又胡有於真假之
擇幸焉耳不幸焉耳是未足以知夫人之所遇然哉即
觀乎其假者昔之名圖神繪又孰少哉往往雲飄花墮

矣而茲圖也得君子焉而宗之應弗遠腐滅已又未足以知夫幸不幸之不出於良庸哉允明承教久莫為復暇日諦觀而感焉因託為記云爾

新刻震澤紀善錄序

宋史言著作王先生信伯不著書然木鐘之扣門人不能無書紳之圖也故周憲氏有茲編然以為先生之道盡於是固不可以為不須是亦不然也使憲輩聞而不錄先生之道遂無聞於世乎雨露之濡也不能一日而

徧天下苟有被之者欣欣然向榮矣茲編一話一言類
有以淑人心豈聖謨審理義天下後世人得見其一言
一言之澤也其言及於一人一人之澤也宜獨一家文
獻之徵為子孫百世之幸而已乎初淳熙間蘄守施君
以茲編與先生文集同刻之郡庠今先生十一世孫觀
既重刊文集復別鋟此俾可孤行焉嗚呼去先生四百
年而其言復為世惠觀之心即憲之心亦先生之心也
人可以見君子之澤不斬于五世而賢子孫之所繫不

輕矣新本既就允明謹叙其故以為被先生之澤者告云

高陵編序

宋滕成作孫王墓記洪武中盧舍人熊辨之詣賢表跋歌詩前後班班亦可以觀董綴一編鐫諸東邑黃文學應龍之私營吾黨朱堯民取第次附益之而沈潤卿以入刻然後不泯夫封于祠孔昔君用譽史郡國者丘壟之載不可缺已而為事至於無所為者而義見焉於是

亦有以識堯民之義也吾郡新志屢艱于成異時有良史治郡書則是編其中流一壺也歟

考德錄後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延陵文定公沒既塋嗣子中書舍人嗣盛取所受兩朝誥勅諭祭文及碑誌銘狀誄挽之屬類為書曰考德錄允明從二三子讀之或曰言止於書乎曰書不盡言其要也德止於言乎曰言不盡德其猶也蓋凡公之發於家則教淑於士惠飲於

州閭其立於朝則道格於天子義孚於百辟而福蒙於天下咸無得而稱焉及其既往而孚者思義淑者思教飲者思惠蒙者思福不能自塞而始為之言蓋其德猶風雨之澤草木巖壑苑囿施被無間而得者各自以為懷言之者猶濟者之誦江河憧憧昏是而不必人人之能言也雖聖人於是亦付其全節備績於公萬世之信書至贈奠易名之際且概致其旌勞崇舊之大畧耳此其勢也昔之哀三良者黃鳥三章哀公誅孔亦三數語

有煒一編天綸昭回宗工皇士鴻製森列布之四方維
公生榮死哀之繫蓋曰言之文者行之遠軼秦風儷魯
記以縣諸不刊或讀者終卷而思見言公之全者倘以
愚言而少慰焉

遙溪詩集序

西川熊君氣韻粹清少以毛氏詩取科名天子使為學
者師先主斬之武陵改薊之房山又改吾郡之吳今轉
于長洲雖所職在經術而故抱詩癖不一日廢吟事宦

蹤之所履東西南北撫心觸物臨人接事歡欣而感憤
拚躄而戚嗟流達而沮縮酸醎而甘苦以至飲食夢寐
詭浪笑傲一寄於聲焉既久而富次成數卷謂子可以
參印授以乞序試觀之祁祁乎晴雲之多態也湛湛乎
秋川之濯石也欵欵乎疊疊乎布粟之惠利人也蓋其
志在兼善故其情和而不流其守廉謹故其詞怨而不
怒其行已孝友忠信故其氣醇厚而有容余恒怪時之
人媚唐而媚宋元人學唐而靡今之工者乃猶不能追

之反師宋而又失故步遂致連卷僉囊地自為派人自
為格其升也若譖其沈也若粘如是者亦獨何哉君之
詩尤長於五言蓋非唐莫擬擬之久而化焉每若合契
質出他作之上耿耿乎廟長鄉之長城蕩信明之楓江
子謂可孤行焉君名永昌字某世家忠州之鄴都遙溪
其因所居地而為別號者也

重刻中原音韻序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於

六經作文者用之古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于唐盛于宋以迄于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遙其方言如是也故為其言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為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武聖人亦既命儒碩定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於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書茲未遑似諸人每浩歎

今日事惟樂為大壞未論雅部抵日用十七宮調識其
美劣是非者幾士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幸又
有南宋溫浙戲文之調殆禽噪爾其調果在何處噫嘻
陋哉大河王將軍廷瑞俊邁士也既刻詩韻復欲取周
德清中原韻入板以示子子為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
清全書言之甚詳因稍為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令列諸
前庶覽者可得其槩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刻沈石田詩序

唐人以詩為學為仕風聲大同情性畧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為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劣於唐居然已其有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蘇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少陵蘇黃亦爾雖門行若別而堂室暗符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戴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蘇黃而變

然轉與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
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
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國朝詩人其始如劉
崧林鴻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
宗唐而勝與沈公獨醜洵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
右席嘗試觀之唐與宋與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
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興觀羣怨君
父動植已發之而自愜人推之而莫辭號為我朝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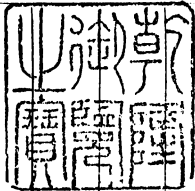
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者乎公始愛子深其子雲鴻又余表姪之家也辱公置年而友昔命雲鴻持詩八編倩為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卒老於宋悉索舊編毀去後學者皆不知此余猶為惜之不已今人重公詩亦多震於聲爾公學練左氏傳平生語言義理皆左與杜也其集稿甚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王揮使廷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請序聊為一言

之廷瑞好作義惠事觀沈集中贈其詩可以得其人

潛菴遊戲引

王潛菴有成已成物之惠有獨樂同樂之趣才人韻士
為樂府以美之者成卷潛菴亦有答報雙調一章并自
述諭俗南曲數首主器蓋臣衛使彙而梓之噫方潛菴
在時吾輩相與舉杯歌嘯命童子撥絃度拍以樂青春
桃雨落紅麗日將暮此詞足以發胸中之耿耿今潛菴
往矣子敬之琴山陽之笛吾儕固不勝感慨然潛菴達

者也吾輩臨風對月試理舊腔潛菴得不久為赤壁之
鶴敲門之竹與我等廣和於形骸之表耶因為引之目
之曰潛菴遊戲



懷星堂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星堂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畢所誥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欽定四庫全書

懷星堂集卷二十五

明 祝允明 撰

紀叙

杜慙古易序

門人杜慙以為晁氏呂氏朱子所定古易但復漢初之本皆為近之而未合孔氏之舊乃出己意謂義易獨八卦象有畫無文亦未立名因重因重出於三代文王命名而作彖周公作文辭孔子十翼以說叙雜彖傳象傳

繫辭文言為次亦皆有旨此乃漢前未亂之易古文本也乃定以義皇三畫八象為一篇文彖上下二篇周爻上下二篇孔翼十篇共十五篇書成不以示人獨持謁余請序余雖一日長慙治業不尚章句慙質穎力勇一旦發此具有叙例又作辨註圖說以發摛輔翼其書曰周易餘義以成一家言自云入山啖菘幾三十年方得之其勤苦如此亦勤矣大率聖人之言簡而遠裕而周學者隨其所近求之無弗得會之無弗通況易之精深

幾微宜庸士能測由孔子後至于唐迷者如其繁雖
其書今在無幾其間英立之流寔詣曠得亦安可誣吾
意非無知此者要在鈎發蹟隱置畧章句擢立緼而遺
粗迹得意忘象如負苓笑王通之魚兔即康成輔嗣康
伯仲達輩其遐邁顛確如是迺不知乎蓋亦姑从簡便
以為無損易之大致云爾且昔人之講重卦命名之說
亦多矣懋此本固亦宜存以備後來參訂其廣之勿秘
也杜為吳中世儒高隱之家懋為淵孝先生之孫余師

愈憲先生之子志夔而行獨篤學力貧不苟諧一人一事
游神風埃之上有軒舉霞外想奇士也

西洋朝貢典錄序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叙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
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
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
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
志地槩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於革代之

士擬當時之閩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元氏撫有天
下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賓我高皇帝出震
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物太宗修文爰務通
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於天
池耀皇華於菴極然後章亥舊步載纏滕鞞張騫異域
倍收筐匭前後輶軒互形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
而不文行之宜遠黃子勉之生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
詭之觀隱乎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闊游乎熙安之

代而慕馳奔奏之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槊隨襟是
有此作其為書也法班馬叙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
官叙田畜法山海經叙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
每一島末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徵言言非億剛柔
錯布譬繁星之麗紫霄細網有條爛璿珠之綴藻冕信
乎逐南左之良匠追御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
作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獵瑣浮尖依佈文
苑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眩千軸豈其憇役於裔

荒恢竒之形而甘似於齊諧志怪之見也哉吾又悲夫
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天
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居中馭外之策也思豁耳
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徽纒於
三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陸臣銜天言
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球球琅琅如也故去彼取此裹糧
躡屩孤蹤千里訪鞦人於海濱諏黎老於葑蘆閱七龍
易七葉而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潤或涉疑舛時議

及之以於西洋特詳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
能無隱憂豈徒騁藝曩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
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
物聞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
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沒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主
艷偉功愛才猷乘桴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
退颺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書漢唐秘史後

寧獻王撰漢唐秘史二卷自叙及安王跋言太祖皇帝
觀唐史後胡寅斷辭因命王為之書大意主於戒偏詳
於怪亂淮南王母張果輩凡後人所稱二代雜怪詭事
徵采最繁多不自正史出也至極鄙褻若武氏如意君
高力士假妻小說之至靡者往看禪書猶以為設託此
悉入大筆載述鑿覈又特承宸旨而為其敢以無稽云
者勸清之邪蓋王憲纂輯竒編閱牘叢萃其邸王浩獵
而為之固易若徒出不經之策外人亦能之更不敢爾

約齋間錄序

約齋先生俞君寬甫吳之鄉校師也秉操貞介守道篤
學慎交簡出泊然安素其為學也好劇殫鉛勤彰逐月
外視權要若仇聲利若漚黃卷賓主墨訂朱籀日與古
哲者游蓋皇甫玄宴之流也寄業函丈姑應童蒙之求
僅五十年鄉邦之徒先後百數去而化之嚮善知恥殆
有潛助風教之功焉嘗結同袍為社以相切磨若張雲
槎南伯而下凡十餘輩月以朔望一人為主具鷄黍脯

脩宴會齋館必有詩篇唱酬雅歌高談以畢舒景餘三十霜其樂有王公不能得者已而漸以彫落今獨君歸然存爾予自布素交君亦且四紀今或二毛相顧襟禮不異曩昔其嗣弁字子容鳳毛蘭種世其儒業尤益親子比持君所為約齋間錄二十卷示閱屬序蓋君緜簡倉箱充飫耳目暇日以其胸中千卷摘類為此皆其平素繙玩有契意處便為劄記至是因整比而成之非其學之全也然覽者蠡測亦足以得其鑒裁之高而有勸

懲之益矣唐人為稗虞之冊各徵見聞不事剽襲宋之
述者倍繁自一二大手外竊掠複疊多有可厭君書每
少引故典而收拾當代為多此吾所謂高者書之部類
第次亦有徵旨觀者當復得之

洛溪崔氏族譜序

洛溪崔氏族譜重修於處士雲其孫太學生澂又益續
其世捧副見示閱之譜凡十有一世始于五八秀才雲
當八世澂之言曰澂聞諸大父大父聞諸族中之長曰

先世揚州人本姓鄭至六七朝奉府君為宋武臣靖康
避地東南僑湖州之長興遂易姓崔其子百九秀恐失
本姓因而存之而徙吳江之泮溪以迄今而姓則竟從
朝奉之易激又稽諸廟主之陷自六世以上皆題崔鄭
氏其後乃止曰崔又稽諸舊譜一世祖曰鄭五八秀才
其子曰崔鄭六七朝奉則知加崔始于朝奉無疑鄭為
本姓亦無疑今當削崔而還鄭又無疑矣今譜第因舊
本而繼書之前無所與變維茲說則非言不章抑凡作

者續者之旨皆觀于執事者以詔吾後人允明曰審然則曷為不正言以明示之乎激曰慎傳疑也允明曰善哉譜一言以蔽之所謂慎而已矣氏姓譜中第一事失今不明後則必亂然與斷焉萬分一有誤則固不若傳疑之為愈也庸妄者至冒先他人則傳疑之善子其勿惑抑豈特氏姓一端世次慎則昭穆正矣稱號慎則傳遠信矣行治慎則功德著矣矢身慎則懲戒生矣行第慎則宗支定矣嫡庶察矣疏密彰矣承傳慎則永以弗

隊矣凡此皆譜之具皆以慎焉則譜之善其至矣若夫
根柢於親親尊尊合異而同以之崇天常而維有家則
固必繇此善也以出而作者續者之旨悉萃於茲矣凡
爾後人尚相與鑒諸

蘄州甘氏重輯族譜序

甘侯於夏以其國氏至盤為殷王師周以國封子帶或
曰姓始此入春秋有德秦有茂羅居丹陽漢有延壽吳
有寧晉有卓咸昭列世史至戰從許遜學神仙圖經言

上升逮五季從矩仕南唐左鈴豁始自潤遷豐城生禎
仕武功大夫右軍衛前總管充左平野指揮第一部副
兵馬使申報本部公事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
柱國後佐宋祖封豐城縣開國伯生宗襲爵生令緒居
唐福生茂筠茂筠生熹熹生量量生靖靖生禮禮生遐
遐生宗明宗明生有文有文生永堅永堅生景山乃徙
蘄生叔杰叔杰生正德正德生雨雨生應模應模生文
燾文燾生某某生某某生廷震廷震生仕英仕英生倣

徵生瑩瑩生澤仕吳縣儒學訓導所受世系獨宣德間
應模墓為人發纔得文燾所著碑陰誌稱禎一世祖應
模當十六世弘治丁巳澤遷太倉州儒學學正一日與
同寅臨川鄒君元潔語及家世鄒君曰予內氏即豐城
之甘也澤曰噫豈是哉鄒君固好義者立邀舅氏希聖
挾譜以來參對誌譜果脗合而向之闕者以續世次不
爽且圖傳登載詳甚澤捧讀驩愕以為自天而下乃悉
授允明乞訂輯之乃為統併植本而剖剔枝條造為斲

州派定譜如左凡譜揭圖於首表綱也傳次之疏目也
誥誌次之備事也舊序述又次之廣稽也他支尾馬周
遠也傳則否畧也禎載豐城譜明甚而誌作積蓋時族
人爭掩穴苟遽傳錄而舛或塗沙迷漫文畫亥豕乃類
積未可知也誌謂永堅為十一世今自禎數之當為十
二蓋其誤亦猶禎積二端之類而此從譜追始於從矩
則實乃十三世而應模乃十七世為真也誌言正德生
雨雨生應模而譜作正德生百七百七生慶孫繼百七

為雨行無穀而慶孫繼孰為應模亦未可知也又譜書
允堅誌作永譜書叔杰誌作傑此則永允訛於聲相近
杰即傑異文也凡此詳說之而傳疑不決焉慎也若夫
譜之隱而顯與離而合則皆天也天者理也莫之為而
為若不與於理而輔異教長孝仁一家之私而大化回
合若有意焉實理之自然也於乎莫之為也而契諸理
且曰天意也當承之矧上帝初降我衷孝仁彛教之根
抵其理質核而付畀執持之綿固終吾生不可一日違

焉以承天意者宜何如也於乎宜何如也作譜序

莆陽林氏世德圖序

海內林氏皆出黃帝而祖比干上下數百年今無盛於
閩之莆矣允明嘗從今南臺中丞公待用緡察世錄本
祇條枚乘載甚詳密蓋自銅盤銘丘汗竹演派景龍氏
族表元和姓纂名士傳人物志溫彥博李習之等碑述
三仁建德九牧流慶煌熾昌蔓噫其盛矣公又示歷世
繪象昉於睦州繼以九牧以底于公系二十輩為之列

贊目曰世德俾作叙系自或者以程叔子疑繆於一髮
之論往往後此夫芻靈木俑靡矣彼鑄金懷忠雕木廣
孝君子不廢至于麒麟雲臺凌烟之作驅逐旁求之華
塵吾獨不得以是比於裳衣宗器之萬一歟故曰君子
不廢也意者君子之所以孝也則因而進之其骨幹忠
孝膚肉遺則血脈典秩毛髮文華而秉執精神含蓄元
氣以致象賢保遺之力來晁雲仍後世萬子孫無替也
則圖也者直羹牆乎哉中丞公禎符當世其出處如睦

州勁節如邵州文業如江陵餘並無忝於乎其坐食於是也久矣夫子敢集詩以謂公以至其後人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維嘉靖三年春江陰習里夏氏再輯族譜成請其友長洲祝氏叙記之於戲善夫夏之為斯譜也其文獻之咸而展者歟昔先王懼斯人之消其生類而禽也薄所厚厚所薄用弗戚戚疏疏而顛也懷膝室宮遂必至於塗

陌而草木也於是乎有宗法之建以尊其祖以敬其宗以繫鞏其條枝以長其仁愛忠敬之心而成其孝慈友睦之行以迪于皇彞民是用久而懿聖澤涸王章儉而世政苟宗事數焉宗法廢而譜牒起自魏晉以至隋唐凡厥士庶姓氏族望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定選舉譜系別婚姻立局署置圖籍郎令史掌之中正功曹據之於是乎民無弗譜之族而又公有知撰之士私有輯述之儒若王僧孺徐勉何承天高士廉柳冲路淳韋述

柳芳張九齡林寶之徒百家百官譜姓苑官氏志氏族志姓系錄開元永泰衣冠諸譜韻畧姓纂姓解之類篇卷詳博薦振斯道爰及其後國萃民散棄而弗庸迨於歐陽脩氏用其畧以表唐之君相仍自作其家書蘇洵亦創為之其規小異近世大夫士或作或否作者惟放二家而為之非先王之制亦先王之意也是故先王之於人也聯其散以堅其合後世任其一而趨於分至於今之所作則亦畧隨近體而存其意云爾矣然猶有不

為者非先王之所糾以自棄於皇彝之外者乎若夫為之則美矣奈何好聲夸俗熾乎其胸懷乃且文晉實私尚公偽滅誠以敗其仁愛忠敬之始志於是乎簡編具而心行違其尤至乎搜華祖異以易背其先始以廣孝而不孝是終又將焉用譜為以余之見觀今之俗愚賤不為己富不穀不為己富穀而為則多踐於夸以偽庸弗悼與蓋夏氏於是乎免矣夏實聖後莫非文命之流而譜弗援焉乃始乎竦而弗諱遷焉風聲麗於王言行

誼燦於文苑天叙有悖典禮攸行不亦善乎斯文也始
作於處士雪洲顓繼修於雲溪蒙茲乃再輯於太學諒
帥其父易軒順之教而為之書既善矣繇文以稽物仁
愛忠敬之心茂焉慈孝睦婣之行昇焉冠昏時禮重其
世也生養沒歲備其孝也齋祭時思追其遠也義倉苞
筐博其惠也詩書琴瑟章其教也俎豆宴享浹其黨也
笏綬夙夜移其忠也無牆閱螟無北晨蠹無色博鼠中
腴外上型下前槩後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化鄉可

以達天下故君子曰夏氏之斯譜也善夫可謂文獻之
咸而展者乎信斯言也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者矣

跋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真蹟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焦季直表示子察驗
真偽將售諸博文家子未敢決亦以歲月綿閱已甚不
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啟南家先生長子雲鴻
為予中表姊夫更諏於子子應之猶是也他日外舅太
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為鑒定題曰此千二百年之

真蹟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言曩於秘府見二王書二王書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為右軍書嘉興人以重賞購去然固亦未能決者也

跋定武蘭亭

閻為定武刻謂必神彩英豔發閱乃如木本大不然者徐察之然後見至神極彩在太素渾涵中蓋事物之聖者必如此定武本有肥瘦此或是肥者又前有二郡名字此無之而名賢標記來自甚明真當為世寶今歲吾

黨良惠沈氏屢觀敬記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

萬歲通天二年四月三日銀青光祿大夫行鳳

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上柱

國瑯琊縣開國男臣王方慶進

宋太宗刻閣帖皆當時善書者摹真蹟故唐臨不入雕鏤數百年來猶在人間然亦不完矣描貌之手為再閔具體上也有若之似亞也後來多陽虎耳華公藏之真是絕寶予曰幸哉今日得從公見再閔

跋藏真千文

藏真書向獨見婦翁太僕李公所藏一帖耳今復觀此
蓋方岳顧君所藏玩之不足謹志歲月以自辛耳辛酉
二月望日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
川為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
薛尚功輩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存其骨
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及琢磨

而況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
軸在親軍黃君所昨者乃得捧閱大內後宰門有丹漆
巨挺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挺偶墮地破
乃髹竹也中藏卷三其一即此事閩進御重瞳一閱明
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上遂以賜之
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
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跋褚摹右軍拈樹賦

河南存筆在人間者數十年來特傳有禊叙一本在故
祭酒陳緝熙先生家號為真蹟而今亡矣此外雖贋本
亦罕經見此枯樹賦殆是元人緒榻其中不勝褰裳濡
足之苦其外正若桓大將軍之於劉司空甚多似而多
遺恨者後有鼉補之跋卻是真手筆辭氣筆勢皆極超
拔矯然游龍金陵人家蓄之請予鑒玩因書云爾予見
鼉書前此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絕如此也

跋東坡草書千文

北鄙之夫居鄰大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帥數百士入
場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回旋幾匝鼓進而金退頃
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擊柔折抑效之自以為不
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
鶴列喻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
法與向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墮魂越
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彙法使
觀此帖其墮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

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
教吾二人者

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九帖
當時已入祕苑後有元暉跋今在黃輜車家前後具完
尚昔之粘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徒
為下品此固通論殆亦其實錄邪麝煤鼠尾熏染終歲
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

跋米九帖後又書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絕句三四云天上
若無修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最後者
又繞書其旁云凡四五寫方有三兩字佳信書亦一難
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岳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
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

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

跋蘇滄浪草

蘇氏父子兄弟以文學鳴汴都盛時傳家筆劄擅聲翰府子美尤稱獨步贊者謂花發上林月澗淮水其既遭一網之打殘章碎簡留蹟極寡後朝廷重購於其家家哀數簡上之皆才翁筆也朝廷不知其家亦不知也此帖董良史氏所藏今存中丞陸君家允明在南京中丞

出示撫玩竟日平生昉見之耳意謂根本大令而得於
張長史為多第前人未嘗論如此如其鋒穎秀削清勁
動盪則花月二語亦頗得之

跋米芾蘭亭

禊叙真本自溫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
故不列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榻各因其
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斑
蓋如大成之聖為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老

米此本全不縛律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
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相為流通吾輩
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輪聖妙處也今欲
拈出噫欲識柳下季只看魯男子

跋文潞公三帖

右潞公手劄三劄不過數十字而辭意藹然資政一帖
國謀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置意亦時有唐人風致
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綜細務雖精練少年不如貫

古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

跋華光祿歲宋代遺墨

右宋代遺墨十有三人思陵二米南宮二歐陽文忠公
韓康公張魏公山谷老人林和靖陳簡齋張樗寮朱文
公岳侍郎珂陳參政自強各一而秦檜以當時人元巖
子山柯敬仲蘇昌齡倪元鎮以題識皆附之通十八紙
國朝李布政昌祺詳系卷尾今為光祿華公汝德所藏
高宗所書是李詩米是王畧帖贊中語及太宗御書贊

餘皆割敬忠定與趙忠簡簡齋與向薌林餘皆一時僚友姻眷或衲子輩大抵謁謝報荅日常事然如歐林黃朱上不諂下不瀆自然可慕張岳雖徇時儀尚多忠實魏公簡齋專談國事簡齋間及時政魏公憂其君之目疾喜椿錢之多入勸忠簡以戎務責成於已而專養氣以伺之其忠亮皦然特殊簡齋報薌林以廟堂用其名而名實成昇薌林宮祠又報李忠定帥湖南且云李在福州已令分韓世忠一軍便由汀州去朝旨甚嚴必已

就道亦喜辭也諸人以書名者如米黃張三氏人多見之此帖黃當是盛年書然云失牛兒牛兒是知命子知命已先亡歲月亦可考今未遑爾昌祺云米詩不類其書余審察實是但淺目不識峻倪所稱辨右軍之說是跋王畧語也又太宗作真宗亦誤擣察數筆特豐潤茂密輕重得所卓異他日書他如六一則莊安寬博晦翁則真率簡古林處士岳倦翁類歐公而林稍馳驟岳尤矜持猶存翰墨家法子華任意而已德遠去非自強皆

晚宋一種字陳稍藻飾忠定轉柔弱益功不暇也秦老
想亦效米而不勝褻襦之態太率觀古人手劄可以四
科求之言語文學一覽先得或諮官業謀家務可以知
政事理致短長意度寬猛大小可以觀德行今求之斯
卷其具者亦多矣獨茲檜厠之多欲削去余語光祿曰
勿削此他山之石也

跋蘇文忠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玉提刑廷平不

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荅小事外獻螻蛄帖極言螻之
美至今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
蘇鈞秀才帖言歛研發墨滑潤雖非絕品亦不必他求
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絕世豈以一螻蛄於人
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欲長作嶺南人游事奇
絕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後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
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何其閔博大人
至如此帖在朱子詹所後一紙為叔黨題郭熙平遠三

絕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級屬尤可敬愛

跋米書天馬賦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
宗祖必先事四家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狷允明
亦願學而資力兼乏乃不易爾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
馬帖為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末終第覺
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
人邪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締觀著力或得畦徑

一二當為再議以易此語

跋宋人聚帖

右宋人遺墨聚為一冊通若干紙書者凡十九人今藏
予姻沈潤卿家其人為蘇文忠公王荊公米南宮趙王
孫令時呂吉甫蔡脩王巖叟范文穆公韓侂胄蔣宣卿
外名無咎一覲一克家一而不氏想是鼂補之孫仲益
梁叔子又名光一衡一正夫一未詳其人前兩人或是
溫公與葉夢錫未可知又某鄉一某一結字草異不可

辨大帥皆自仁宗至寧宗時人也以君子小人雜列故
署題不稱賢所書雖皆尋常與人諏報事情小簡札自
高賢名家外其他小有才者詞義字體之間亦往往可
觀視後世羣輩不獨德不勝才而并亡之者又不侔矣
此亦係時運之歎然而薰蕕之臭果孰得而亂諸千載
而下覽者猶惡其共器且猶累善類之稱題也人心之
巖竟如何哉則其在當時凡為彰瘡旌別于朝野者其
心即今日無少異抑又何患乎天理之有泯時哉然彼

且得以其藝文之末而附廁珠玉之側以竊壽於人間
世則後之論者或曰質而已矣而何以文為者又如何
哉此聖人之教必曰文行忠信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所以本末了然嗚呼斯其歷萬世而無弊
也夫

跋山谷書李詩

雙井之學大抵以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書
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形貌若懸而

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非有若據
孔子比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韵然耳今之師素者
率鹵莽求諸其外動至狂惡又是優孟為叔敖抵掌變
幻眩亂人鬼只能惑楚豎子耳亦獨何哉可恨可恨卷
蹟英氣橫發於其本書故是平生神品尚古光祿藏護
過於至寶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矣

題米老著色桃花障子

元章畫故未見一日過閭門姜氏壁間懸桃花圖一軸

漫即視之見其絹極縝細卻看其筆正作樹一本上發
花葉茂密丹粉傅染瑩然妍爛氣勢盡鬱甚異之徐見
下左角一印察之方董二寸作繆篆其文曰楚國米黻
始知為公之筆更締玩之益悟其妙以語主人亦始知
珍祕後幾日過之不在壁矣今其人已亡便從其家索
之料亦不可見矣暇日臆其筆法以世不多見其畫漫
志云爾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右門狀二紙請支米呈一紙皆王大本存彙子嘗觀王氏世譜大本字立之官終朝請郎浙西安撫參議今按此狀前紙與米呈具銜同獨辭判府狀易奉議作承議耳宋制階官承議在奉議之上蓋前狀淳熙三年六月所為後紙則九月也以是知大本轉階在六月九月之間當時遞轉之制四年一轉以是知大本前任蓋已四年無出身人逐資轉有則超資至奉議則並逐資是未知大本出身何如也米呈無年號然稱乾道九年職田

米則應是淳熙元年初紹興間舉行元祐之法階分左右史謂淳熙初宗室善俊請去左右字從之觀此則善俊之言當在春夏大抵古人遺墨類可以參稽國政家事凡此數端皆小節無庸深論然亦可以補家乘之一缺故先世遺墨之當重不特以手澤之繫孝思然也承議九世孫觀請余題其故因識此觀又謂米呈後銜書不完想以此不發此恐別自有故亦不必求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
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罪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
其後乃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
也今人見其碎諫鼓齿內豎至輿櫬伺戮疑其所言必
囂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展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
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
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
書中辭理明徹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

處死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

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懷星堂集卷二十五